



4

何锐 —— 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当代文学的饕餮盛宴

中国短篇小说100家

何锐 —— 主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中国短篇小说100家

4

众里寻他千百度

● 聂鑫森

大雪纷纷扬扬下了三天三夜，到今早才疲惫地停止了，整个世界变得冰晶玉洁，了无尘迹。夏家的院子里满地琼瑶，小池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山石、花草似彩色玻璃制成的工艺品。只有墙角那几株腊梅，铁干铜枝，浅黄色的花朵喷发出淡雅的香气。

午后，已届九十的夏寿鹤，白眉白须，穿着长长的皮袍子。正闭目枯坐在一盆炭火前。天地一白，屋里的炭火便显得格外红艳。画室里早安了空调，那是儿孙们的意思，他却从不愿开启。冬天他就喜欢这盆火，看着、烤着，有一种古典的韵味。

他敏感地觉察到窗外的雪光，盈满了他画室的每个角落，浓重的寒气裹胁着他衰老的身子，他知道

聂鑫森，1948年6月出生，生于湖南湘潭，毕业于鲁迅文学院和北大中文系作家班。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出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诗集、散文随笔集、文化专著等五十余部。二十余部中、短篇小说被译成英、法、日、俄、越南、智利等国文字荐介到海外，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吴承恩文艺奖、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等多个奖项。

他很难捱过这个严酷的冬天，他生命的火快要燃完了。这个冬天他几乎没动笔画过画，整天就是这样枯坐默想。想得最多的是这几十年来，有一个与他休戚相关的人，又亲近又遥远。似相识又全然陌生。寻寻觅觅，连个影子也没有。有时他想，或许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爹，又是一幅赝品。”

刚过六十五岁，但已显得臃肿的夏幼鹤，推门而入，把刚从市面上购来的一张画，展开在大画案上，然后小小心心地看着夏寿鹤。

夏寿鹤半闭着眼，身子纹丝不动。他对儿子说：“幼鹤，别让人来打扰我，我想安安静静地想些事。爹的这一生好奇怪呵……”

幼鹤愣了愣，悄悄地退了出去，把画室的门轻轻掩上了。

二

二十岁的夏寿鹤，拿着一卷画，走在1944年冬天飞飘的大雪里。他颀长的个子，清秀的面目，富有弹性的步履，使行人稀少的街市平添了几许生气。他有些兴奋，那个粗大的喉结上下蠕动着，积藏着一团初试锋芒的激情。

这时候的夏寿鹤，还只是一个中学的美术教员，不过因家风所染，已画了好多年的画了。

他要到古城湘潭最有名的字画店“集萃斋”去，今天有本地的许多名画家在那里雅集。他当然认识他们，他们是他爹的朋友，他爹以收藏古字画和精于鉴赏而颇得同道赞赏。那些古字画他从小就在爹的指导下，日日夜夜地临摹过。可惜，爹在一年前得肺癆咯血死去。家道是殷实的，并无衣食之愁，上课之外，所有的时间就是画画。他希望有朝一日脱颖而出，可惜年齿尚稚。资历亦浅，要使世人注目何其难！

“集萃斋”在城中的平政街，夏寿鹤踏雪走到门口时，老板杨之林迟疑地迎上来，问：“夏公子，你来了？”

他称一声“杨叔叔”，然后说：“听说今天有一个雅集，我带了两幅石涛的真迹来凑兴，不知可否？”

杨之林手一挥：“请到内厅去。”

杨老板领着他，穿过宽大的店堂。走过一个小小的花园，花园里一棵红梅正开得热闹，隐隐可闻到清苦的香味，然后走进一个燃着大盆炭火的小厅，里面已坐了十几个人。

杨老板喊一嗓子：“今天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连夏公子也来了。”

大家的目光扫过来，不点头，也不打招呼，觉得这夏寿鹤来得很突兀，他够这个档次么？

杨老板笑嘻嘻地笑着，说：“夏公子‘雪里送炭’，从家藏中检出石涛和尚的两件佳作以飨各位，各位想不想看？”

众人这才发出一片“啧啧”声，有人急不可待地离开炭盆，说：“夏寿鹤，快在画案上展开，让我们一饱眼福。”

夏寿鹤微微一笑，把两幅画平展在宽长的画案上，众人呼啦一声围了上来。

一幅是《芭蕉老松图》，一幅是《丛芦孤艇》。

“好！你看这肥硕的芭蕉叶相连相叠，笔墨狂肆，叶间露出一束松针，满幅生气可掬。果然是石涛真迹。”

“这《丛芦孤艇》，岸石兀然，丛芦萧瑟，中横一艇，独坐一人，意态散淡，仿佛不知世外为何岁月，与石涛意趣相通，绝妙。”

众人正在品评不已，夏寿鹤突然说：“这是赝品！”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他身上，以为他在开玩笑。

“当然是赝品，是我画的，不信？小侄可当众表演。”

杨老板一拍掌，说：“今天的雅集真有意思，来，请夏公子当场一试。”

画案收拾干净，摆上了色碟、笔洗、画笔、印泥；抻好的宣纸，四角压上镇石。

夏寿鹤说：“小侄献丑了。”

提起笔他就沙沙沙地画起来，先画《芭蕉老松图》，再画《丛芦孤艇》。他根本无须看原作，只是一口气地画下去。构图、位置、用笔、题款，井井有条，随后从口袋里拿出印章钤上，竟与原作如出一辙！

众人惊得半响无声。

内行知道，装裱后，再用淡烟熏黄纸面，任你有一双法眼，也难辨真伪。

“惭愧，惭愧！”

“雏凤清于老凤声，后生可畏。”

杨老板说：“可喜可贺，古城又有一丹青好手。夏公子呢？”

夏寿鹤不见了。他一个人走了。

杨老板说：“一共四幅石涛的仿作，我做主，挂出去卖了！”

话还刚落音，早已有四个人各抢一幅在手，付下一笔可观的润金。

夏寿鹤一鸣惊人，名声愈播愈远。

但此后，他再没有仿造过这样的赝品，他只画自己喜欢画的画——那种大写意的花鸟画。他的大写意花鸟画，上承陈淳与徐渭，更师八大山人与石涛，或奇简冷逸，或天骨开张，笔墨无拘无束，老辣顽健，加之诗、书、印的配合，于世颇为风行。

他辞去了工作，成了一名专职的画家。

三

夏寿鹤微微睁开眼睛，望着燃得正旺的炭火，忽然叹了一口气。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出名后，世上开始出现了他的仿作。每当他画出一幅佳构，刚被人买去，不久便有一幅完全相同的面世。这使他非常愤怒与懊恼。他开始更加精心地研制作品，每一笔都充满着一种新鲜的意味，题款别出心裁，印章变化多端。

但是，这个模仿者亦步步紧跟，一笔一画无不酷肖。他开始佩服这个不知姓名不知模样的仿造者，这种天分和悟性，一般人岂能望其

项背！使他困惑不解的是，这个人以此功力完全可以卓然于世，以仿造立脚，再自发心声（正如他当年那样），何必作一个偷偷摸摸的造假者呢？

他希望能找到这个人，与他交朋友，和他好好地谈一谈，劝其自立门户，自成一家。因此，他在举办个人画展时，总是警惕地在观看者中搜索，看谁看得最认真，看谁在用笔和本子进行勾勒，但是左寻右觅，终究没有痕迹，这便使他很失望。

那么，他的弟子中可有这样一个人物，没有！弟子中虽有聪慧者，但达到这种程度的还没有。渐渐地，他注意到这个仿造者，并不是为了钱，因为仿造的数量很少，仿造的还必定是他的得意之作。这使得他寻找这人愿望越来越强烈。

他开始在报纸上打广告，在城中各处贴“邀友帖”，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在一种极度的无可奈何之中。他唯一的办法是尽力搜寻这些贗品，然后一一焚毁。在焚毁之后，他便生发出从未有过的快意，然后，开始更具创新意义的跋涉，以图使仿造者望而生畏。

正是在这种以生命作燃料的创作中，使他感受到生活的乐趣，感觉到希望之光的强大诱引。他不再只是钟情于八大山人、石涛和尚的那种冷峻淡漠，他需要用更单纯的色彩，用对比强烈的色调，来适应他的这种心境和情绪。

记得有一个夏天的上午，画室里盈满灿烂的阳光，窗台上的太阳花热烈地绽放，酷似猩红的火苗。他急速地走到画案前，抻好纸，提笔饱蘸西洋红画出累累的樱桃。再用墨涂出叶子。墨叶衬着红果，分外醒目，分外炽烈，整个画室洋溢着—派喜气。他孩子似地笑了。又用此法，画菊花、牵牛花、牡丹花……

正当这时，“集萃斋”的杨之林来了，大喊一声：“寿鹤先生，此为创格，快让我拿去，以惊世俗。”

果然，古城为此好一番轰动。

但过不了几日，夏寿鹤就收购到了一幅仿作，只是款语完全是新的：“红花墨叶双色花卉，八大、石涛无此意绪，当世无此画法，乃独出机杼，为新创，吾为此而得意。”句子不是他的，但口气、笔意却是他的！

在观赏之余，他一扫从前的愤怒、懊恼、失望、困惑，生出一种知音之叹。知我者，斯人也。可惜，两人却无一面之缘，若是相对而坐，举杯小酌，纵谈画理，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

夏寿鹤拿起火钳，添了几块木炭，火星子噼噼叭叭一阵脆响，又重新闭上了眼睛。

四

古城湘潭是在1944年沦陷的。日本人的膏药旗到处悬挂着，刺刀的寒光和战马的蹄声织满了街市。

二十四岁的夏寿鹤闭门谢客，也不再卖画。他在大门外贴一张条：“因患手疾，索画者请另求他人。”

但没有用。日军的长官和汉奸不时前来骚扰。逼他出任一所艺术学校的校长。他只好借养病为由，携着家口避到乡下的一个亲戚家去。

这里远离古城，一个小小的农家院落。三间茅草屋，妻子和刚刚一岁的儿子幼鹤，加上他和一个佣人，倒也清静悠闲。衣食自然不愁，父亲的遗产和历年的积蓄，可以使他不必以卖画而献媚于日伪。唯一担心的是那位仿造者，千万莫为小利而坏了他的名声，将来他怎么有脸去见同行？若是在题款上来些阿谀屈节的句子，他就是死也说不清了。

他的这种担惊受怕。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古城光复的时候。令他高兴的是，这段时间市面上没有出现一张他的仿作，他不由得对这位仿造者怀有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他不知这个人是什么职业的，倘若造假画只是业余之举，还好说；若是以造假画为生，

他该怎么生存下去，典当旧物？扛包下力？乞讨街头？甚至贫病交加，抛尸路边？他不禁感叹不已，这使他在未来的许多日子里，以此为表率，恪守操行，直立在这个世界上。

这期间发生过一件事，是夏寿鹤的一位画友寄来一封信，信中说有一个不认识的人想捎给他几句话，倒真让他为之心动：“寿鹤先生的画，虽已成一番面目，得八大山人、石涛的精髓，但仍不脱文人画的因袭路数，意韵备而鲜活的生趣不足。山野之间尽是画本，师自然者可得一种野味。”

他读信时，手微微发颤，一拍画案，竟高喊一声：“快拿酒来！”

此后，他开始和佣人一起，在院子里养鸡养鸭养兔养狗养蜜蜂，在屋后开畦种菜，搭瓜棚，织豆篱。平日他穿着粗布衣服，脚套着草鞋，在太阳下、雨丝中做着各种活计，如同一个农夫，脸晒得黑红黑红，手膀子也粗了许多。在闲暇时，他则到池塘边、沟渠旁、树林里去走走看看，各种各样鲜活的素材积存于心中，不时地引起他创作的冲动。

他画纺织娘、蚱蜢、蜜蜂、螳螂、蜻蜓、蟋蟀、蝴蝶；他画大白菜、黄瓜、茄子、野菊花、牵牛花雁鹅菌、莲、藕；他画鸡、鸭、猫、狗、兔、羊、鸽子……每一幅画都来自眼前的熟物，洋溢着浓郁的乡村气息，充满了勃勃的生机，一扫那种孤芳自赏的格调。不过，他画草虫用工笔，画其他的用大写意，一幅之中有刚有柔，有声有色，有疏有密，有张有弛。

经常来探访他的是杨之林。

杨之林已见出老态，虽说不过比他年长二十多岁。往往在品过香茶后，杨之林说：“寿鹤，我来无非是想看你画画，过过瘾，在城里真要闷死了。”

“杨老板来了，焉能不当场献技，不过——”

“这画绝对不卖！”

两人相视大笑。

夏寿鹤便开始画画。

先画一只青蛙，欲往水中跳去，一条腿被草绊住了，拼命地挣扎着，仿佛听见哇哇地噪叫；再在前面点三四个小蝌蚪，大约那是它的儿女，有一只小蝌蚪还回过头来焦急地望着，尾巴甩得弯弯的，只是发不出声来。

画完了，寿鹤题款道：“母欲腾跳草相缠，儿女无声心似煎。”

杨之林说：“好！活活的！书斋之文人不可为！”

然后，他下意识地伸出手去拿画，手伸出半截子，又蓦地缩了回来。

夏寿鹤说：“这画虽不卖，却是送你的。”

于是，他再题一行字：“之林方家枉过寒舍，寿鹤以此为赠。”

杨之林连声称谢。观看了好久，说：“此可为神品，我要好好保留的。”

五

夏寿鹤艰难地立起身来，从炭盆边踱到墙边，到一个大竹筐内去寻当年画友的那封信，翻了老半天，没有！他想：这封信到哪里去了呢？未必……没有这么回事？未必当时根本就没有人寄过信来？人老了，什么也记不清楚了，唉。但他记得，古城光复后，回到城里，他的画更为世所重了，一时间洛阳纸贵。

那位仿造者的画又开始出现，记忆中大概有二三次吧。其中有一幅画的是一片小松林，没有叶子，挂着累累的松果，枯笔焦墨用得很好。而他的原作，似乎没有用枯笔焦墨，因而显示不出力度和纵深感。得到这幅画后，他一连揣摩了好多天，直到看熟了，再临摹。尔后，再以枯笔焦墨画山水，画树木、花卉，居然又添得一段风情。等到他的画再一次流传到世上，已是临近解放了。但至此以后，那位仿造者的作品再没有出现过，这倒使夏寿鹤思念之情日甚一日。他的生活中已

经不可缺少这样一个人了，因为这个人欣赏他，敬重他，促他的八和和画艺走入成熟之境。真可说是“不可一日缺此君”了！

在此后的近二十年里，这位仿造者是不存于人世了？还是慑于时势，再不敢操此业？抑或是他的画已成大器，无须再步人后尘了呢？

夏寿鹤无法知道，于是，这种深重的遗憾与等待，一直持续到1969年夏季的某一个夜晚。

作为一个古城画院的专业画师，夏寿鹤被关在一间“牛棚”里，白天接受批斗，夜晚书写检讨。他至今不明白他犯了什么罪？画水墨山水画，是攻击社会主义到处“黑山黑水”；画大写意花卉，是封建士大夫的颓废情绪；画青蛙，是鼓吹“反党”，画蔬菜瓜果，是影射否定毛主席“以粮为纲”的最高指示……这挨得上吗？唯一滑稽的是，“造反派”们为他写检讨准备了一大叠白纸和几支毛笔。夏寿鹤说过他不会用钢笔，只会用毛笔。

远处的夕辉渐次熄灭，窗外传来蟋蟀悲壮的鸣叫，看守的脚步在长廊上沉重地响着。他想起了体弱多病的妻子，想起了读美术学院的儿子幼鹤忽然去了广阔的天地，想起了自己的这一生，不禁百感交集。日日受此凌辱，还不如寻个法子离开人世。他扼腕叹息，老泪纵横，只觉得脑子发疼，尔后竟昏迷迷地睡了过去。

半夜过后，他被蚊子咬醒了，屋里漆黑如愁，四周静若坟场，连看守也睡去了。他扯燃电灯，双眼突然睁大，这是什么？摆在书桌上的，竟是一幅画，是用他写检讨的白纸画的！画的是乡间一种常见的植物，叫“打不死”，是治伤的一种草药，将它嚼烂了，敷在伤处，几日后便痊愈了。这“打不死”，当年他用花盆栽种过，你可以抽打得它零落飘飞，只要根在，用不了几日就蓬蓬勃勃了，故名“打不死”。

这“打不死”是用水墨画的，枝叶挺健，不屈不挠，活得很倔犟。细看笔意，他又是一惊，多用枯笔焦墨，矜矜然，昂昂然，绝如那个仿造者的风格，虽说款识是“寿鹤画”三个字。他来了？什么时候来的？他怎么能到这地方来？夏寿鹤窜到门边，去开门，门是反锁的，

打不开！

他重新回到床边坐下，拿起这张画，久久地看，痴痴地想，看着、想着、竟一拍桌子，说：“学这‘打不死’，好好地活下去！”

此后，他在夜深人静时，使用墨水作画，画了又涂黑，再撕碎，揉成一团，丢在墙角。没纸没墨了，就向看守的要，但检讨却是一个字未写，居然也没有人来细查。

他希望那位心气相通的朋友，在一个什么适当的时机出现在他面前，如果见着了，他的第一句话是：“老兄，你想得我好苦啊！”

偶尔一转念：是不是杨之林呢？

细细一想，不是，杨之林在1966年冬就死了，是自杀的。

六

夏寿鹤记起刚才儿子幼鹤，放在画案上的那幅赝品，心一热，涌上一种十分久远的亲切。这个人啦，自他在“牛棚”见过那幅《打不死》后，又是三十余年过去，再没有见过这个人的画。

这三十余年来，夏寿鹤自知画已达化境，形、神俱备，且笔墨简炼到再不能删减一笔一画，海内外皆仰首瞻目。但他毕竟年事已高，人不能万寿无疆，那是欺人和骗己。他的生命很快就要打上句号了。他明白他该休息了，面对即将完结的这个生命，他处之泰然，在追求和创造中度过了一生，还有什么可以怅憾的呢？若说到有点怅憾，那就是他的儿子幼鹤，虽说是美院毕业生，又在出版社当了几十年美术编辑，画却是一派尘俗之气。尤其是那个款识，必写“寿鹤之子幼鹤画于×年×月×日”，这不是借钟馗打鬼么？他虽说过几次，儿子也是充耳不闻。反正自己是活不了几天了，儿子的事他管得了么？但真正的艺术是靠自己创造出来的，别人帮不了忙，假的就是假的，劣的就是劣的，时间是无情的，淘洗到最后，留下的才是好东西。

他又一次站起来，踱到大画案前，去看那张儿子收购来的赝品。

这是一幅《牡丹图》。花画得很大，很饱满，很夸张，是用极重的鲜红画的，又因笔根水分蘸饱，故花显得鲜亮照人，飘袅着新颖的水气，可说是淋漓尽致；花叶深黑浅黑，寥寥几笔，似乱而有章法，阴阳向背自见。款识也颇有趣；十分红处正老熟，凋零身后不须悲。

他点点头，这种画境正如他的心境，“激流勇退”，实在是时候了。这幅画是赝品么？他看不出来。此类画他画过许多，在笔墨与其毫无二致的情形下，你能说它是真？是假？此刻，他不得不确认这决非赝品，确系他的手迹。这想法使他大吃一惊，如果这样推断上去，在以往的岁月里，所出现的那些赝品是不是存在呢？

他开始怀疑起来。比如说那封信，怎么就找不到呢？还有在“牛棚”里出现的那幅画，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进入那间反锁的屋子，是不是自己在一种情绪导引下完成的创作呢？

他又回到炭火边，极清晰地思考人生的每个细节，比如说他改变画风，创造了红墨双色花卉，那幅“赝品”上的款语，是对自己某种灵感一现的捕捉和肯定，外人岂能做得到？是不是他当年临摹石涛的作品可以乱真的印象过于深刻，以致在潜意识中，常常产生白己的作品也可能被人临摹的念头，并以幻为真呢？完全有这种可能！

“我好糊涂呀！”夏寿鹤轻声自语道。

不是么，每出现一幅“赝品”，都是他一次艺术创新的思索和总结，一次危厄中信念的矫正和坚定。

现在看来，他要找的这个人，分明是一种思想，一种人格力量，一种创新的激情。他寻找的是自己的影子和灵魂，为此他花费了一生的时间。

那个人就在他心里，他自己就是那个人！“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想到这里，他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嘴角露出满足的笑容。

他觉得有些疲倦，便将身子躺在铺着毛毯的木躺椅上，沉沉地睡了过去。

七

到日暮时分，夏幼鹤走进画室，呼唤父亲用晚餐时，夏寿鹤却已沉入一个永恒的梦中，宁静而安详。炭盆里，闪着待传的星星之火。

幼鹤跑到大画案前，小小心心地把那张《牡丹图》卷起来，他喃喃自语：“谁知道这是赝品呢？”然后，跑出画室去呼喊家里的其他人：“快来啊，爹——走了！”

窗外，不知什么时候又下起雪来了。

我喜欢的短篇小说

我年近古稀，论喜欢文学创作，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诸种文学样式中，我特别钟情于短篇小说（包括小小说）创作，而且多是三五千字的小玩意，上万字的短篇小说很少。

我的出生地为湖南的千年古城湘潭，斯地氤氲着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历代名人辈出；即便是大街小巷的寻常人物，生存和生活的诸多行状，无不打上鲜明的文化印记。耳闻目濡，我的短篇小说多以湘潭为背景，属于一种“原乡”意识的自觉。小说中的人物，多是闪烁着传统文化光辉的文人墨客、能工匠匠，以及蕴含文化精神特质的各个阶层的人物。贯穿此中的是一种古典主义的人文关怀，所要表达的是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守望与弘扬，企图为现代生活展示可供借鉴和矫正的标识。许多评论家称这类小说为“文化小说”。

短篇小说是应该有一个好故事的，当然也要塑造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但我关注的是这一故事中的人物，如何强化和丰富他（她）的文化品格。我在描写被传统文化深深浸染的人物时，琴、棋、诗、画、茶、酒、民俗、风情……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一种生活的形式，或曰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我着力从中去开掘他们身上的文化特质，多侧面地去展示他们的逼人才气、磊落胸怀、高贵操守和审美趋向。

同时，短篇小说除依赖故事作构架外，应该还有其他的结构方法：

可以写一种情境，一种充满着强烈情绪色彩的境界，这种情绪是小说中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在显现，形成了一个与人物息息相关的氛围，两者融乎一体，难分难解，如蒲宁《新年的钟声》、沈从文的《菜园》。正如老作家汪曾祺所说的：“氛围即人物。”

短篇小说可以写一个极短暂的印象，通过这极典型的一瞬，透出

对人生、对社会的无限感慨，这一瞬是人物活动历史的“定格”与凝固。如舒克申的《老人·少女·夕阳》，维吉尼亚·沃尔夫《墙上的斑点》。

短篇小说一般不以演绎事件的全过程见长，剪裁的功夫表现在“片断”的截取，如白先勇的《国葬》、《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

短篇小说的文化品格，还表现在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感知和体悟上。我喜欢在有限的文字中，腾挪出一定的空间，来安排与情节、人物有着观照作用的“闲笔”，以显示密集的文化信息。“闲笔”并非赘言，运用得当，既可增添情节的韵律感，又可揭示人物的多重性，使整个小说笼罩在赏心悦目的文化氛围之中。“闲笔”的艺术，汪曾祺先生用得最为精纯，《受戒》即是范本。

倒立

● 莫言

(一)

临出门时老婆硬逼着我扎上了一条领带，换上了一套西装。骑车走在黄昏的路上，感到所有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浑身如同撒了牛毛一样刺痒。进了市委宾馆的大院，躲在一棵雪松树的暗影里，赶紧把领带解下来塞到口袋里，又将西装脱下来揉搓了一阵，本想抓把土撒上做做旧，又怕回去惹老婆发疯，只好就这样穿上，身上还是别扭，但也没有办法了。

沿着灯光幽暗、树影婆娑、用大理石碎片砌成的小路，我朝宾馆深处最豪华的一号楼走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大盛今晚在一号楼西餐厅的五号包间设宴招待我们——他的中学同学。得到我竟然也受到了邀请的消息时，我正在电影院广场旁边的修车摊上与修鞋的秦胖子

莫言，山东高密人，1955年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现任中国作协副主席。著有《红高粱家族》、《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长篇小说十一部，《透明的红萝卜》、《司令的女人》等中短篇小说一百余部，并著有剧作、散文多部；其中许多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韩、西、俄、荷兰、波兰、瑞典、挪威、阿拉伯、越南等多种语言、在国内外文坛具有广泛影响。

莫言和他的作品获得过“联合文学奖”（中国台湾），“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Laure Bataillon（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Nonino（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大奖”，中国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以及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